



了去飛 人家一

譯 伯 陳

行 卸 局 書 華 中



Alice Derish 著
陳伯吹譯

一
家
人
都
飛
去
了

中
華
書
局
印
行

本書譯者其他兒童文學譯作

一家人都飛去了(Alice Derish: Wines for Smith's Family)

綠野仙踪(L. F. Baum: The Wizard of Oz)

神童伏象記(R. Kipling: Toomai of the Elephant)

三兒奇遇記(N. W. Putnam & N. Jacobsen: The Adventures of Three Boys)

一文奇怪的錢(Stepniak: A Penny)

出賣心的人(J. Nisbet: The Man Who Sold His Heart)

小夏蒂(Miss J. Spyri: Heidi)

杜立德醫生的故事(H. Lofting: The Story of Dr. Dottle)

潘彼得在開新墩花園裏(J. Barrie: Peter Pan in the Kindten Garden)

小金雞(A. S. Pashkin: The Golden Cockerel)

序

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。

這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：早晨，暴力突然地叩開了和平之門闥，進了整個的上海，其時天空陰暗，而且飄着細雨，人們默默無聲；街上，也很少有一輛兩輛的車子駛過——上海是沈淪在飄搖的風雨中。

還記得這年的秋天，一個傍晚，正打從善鐘路跑回家去，天氣也真熱，蟬還在樹上聲嘶力竭地叫喊，夕陽像夏天一般的紅。我走得吃力了，就進入靠近海格路轉角的一家，「大同舊書店」裏去歇歇。半鐘點之後，隨手揀到了一本 *Wings for Smith's Family* 是

Alice Derish 著的，裏面充滿着精緻的黑白畫，十分可愛。於是在不忍釋手的情景下，不知不覺地掏出在衣袋裏僅有的若干錢，一起付給了書店老闆，作為攜歸珍藏的代價。

在路上，一邊揩着額汗，一邊却後悔着，在這樣「米珠薪桂」的年頭，僅有的月薪，不買米也不買柴，偏買這種不急需的書籍；但是轉念一想，至少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，「救救孩子」，不是跟「救救自己」一樣的要緊嗎？這，分明是一本好的兒童書，雖然作者的尊姓大名，不大熟悉，但是在插圖，印刷，裝訂，以及式樣上去估量起來，一定是一本上乘的書。

於是，發了一個心願，決定在短期間內把它翻譯出來。

終於在教畢了書後的一連幾個晚上，把它譯了出來；並且由山

城書店發行：排字，校對，製圖板，打紙型，手續一一完成，題名「翼的故事」。正在付印的前夕，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驚濤駭浪，在敵人和新貴們的「打倒歐美文化」的合唱聲中，這本書就終於沒有印出來，一直擱到現在。何況那篇序文在「航空」的題目上，對於法西斯暴力的利用飛機來屠殺人類，着實發揮了一下子，這在刺刀就是真理的上海，書架上是不出這本書來的。

去年，投入自由祖國的懷抱，才由滬上家人把破舊的原稿陸續寄出。從新看過一遍之後。改名爲「一家人都飛去了」。經姚紹華兄的鼓勵和幫助，使得它終於能夠和祖國的孩子們見面，實在是不勝喜悅的，並且有着說不出的感慨。

陳伯吹三三，二，二九，於北碚國立編譯館

一家人都飛去了

一家人都飛去了 目次

序	
一	翼。．．．．．一
二	意外的歡樂。．．．．．九
三	飛機在地面上。．．．．．一六
四	蘇珊做一個正式的會員了。．．．．．二一
五	競賽。．．．．．三二
六	父親去學習飛行了。．．．．．三九
七	奇異的賀禮。．．．．．四六
八	父親買了一架飛機。．．．．．五四

- 九 一個長夜·····六二
- 十 來了一個絕妙的思想·····七〇
- 十一 圖畫競賽的展覽·····七六
- 十二 得獎的圖·····八一
- 十三 難題的解決·····八五
- 十四 一家人都飛去了·····九二—九八

一家人都飛去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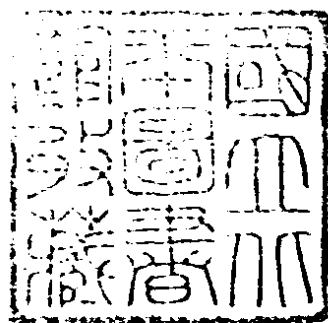
一翼

蓋爾從床上坐起來，打着呵欠。

早晨的太陽光，打橫裏穿過玻璃窗照進來，在地板上印出了黃色的方塊。

一隻捲毛的狗，恰好躺在這一方塊的太陽光裏。等到蓋爾起來了，它張開眼睛，帶着一種歡樂的樣子，衝到床邊去，蓋爾俯下身子來輕輕地拍着它。

「喂，路司！」他喊着它。



潑刺！潑刺！潑刺！當狗走下走廊去時，很大的聲音從他腳底下發出來，它跑到那房間門前站着，好像等候着什麼似的。

「可以讓我進來嗎。蓋爾？」

「可以！但是你開門時當心着狗，它正蹲在那裏。」

門開得很小心地，蘇珊（蓋爾的妹妹）進來了。

狗熱烈地歡迎着她，可是蘇珊脫掉了她的拖鞋，並且突然地坐在地板上。

「此刻時間尙早，還是算遲了，蓋爾？我聽得狗走過，我想這是起身的時候了。」

蓋爾望着時鐘。「我猜想時候是差不多了。不過我醒得很早，因為我做着一個奇異有趣的夢。」

「奇異有趣的夢？快快告訴我。」蘇珊催促着，踢開了她的拖鞋，並且把她的腳縮攏在身子底下。

「唔，我夢着我們都有了翼，並且能夠飛。」

「什麼樣的翼，可是飛機的翼？」

「不，那是奇異有趣的翼，那些是安琪兒（有翼的天使，普通指仙孩或仙女，張了翼飛來飛去）的翼，美麗的淡紅色羽毛翼，」蓋爾想起來笑了，「我們都浮遊在天空中，從雲端裏望下去。祖母也是這樣。」

蘇珊聽到這裏，也笑出來了，「祖母變成一個可愛的，安樂的天使，狗是怎麼樣呢？」

「呀，狗也在那裏，當然，它永遠不會被遺漏的。我真的想起

來，它飛得比我們中間誰都來得好。」

「我願意我能夠做這樣的夢，」蘇珊嘆着。她走到窗邊去，並且向窗外望着，「這是高興的日子，讓我們穿起衣服來吧。」她轉過身來，穿上她的拖鞋，潑刺！潑刺地走出房間，走下走廊去。

蓋爾飛快的跳出床來。

「第一個在浴間裏！」蘇珊雖然先動身，但是蓋爾却先在洗澡了，因為蘇珊穿着拖鞋，便走不快了。

不論誰到蓋爾的房間裏，向四周看一下，都會知道爲什麼他會做着飛行的夢。牆壁上釘着各式各樣飛機的圖畫，鋪在他桌上的是航空路綫的招紙，桌子的一半放着飛機的模型，旁邊是一本書。

當蓋爾從浴間裏走進來，他仍舊不穿好衣服，一本書給他瞧見

了，他就躺上床去，兩脚伸起在空中，便看起書來了。

爸爸媽媽的房間門開了。媽媽從走廊裏到三歲大的苔誼的房間裏去；爸爸從走廊到蓋爾的房間裏來。

「蓋爾！你應該先穿好衣服還是先看書？」

「穿好衣服！」蓋爾高聲說，把書推開在被底下，急急的去拿他的衣服。

「唔，快一點！八點鐘了。」

「稍遲一刻就來。」蓋爾說。

苔誼獨個兒從走廊裏跑過來。他是肥胖的，善良的好孩子，滿頭長着有光的黑髮。他們閒談着。

「喂，蓋爾！」

「喂！苔誼。如果你不觸碰我的東西，你可以進來。」蓋爾把飛機模型在桌子上移後一些。

苔誼却和路司躺在一起，他們倆在地板上打滾。於是狗吠着，苔誼呼喝着。

「起來，苔誼！」蓋爾說。

媽媽對爸爸說，「我常常奇怪着，怎麼孩子們會得這樣吵鬧！」
祖母和祖父，在他們的房間裏走出來經過走廊時，她對他說，
「常常有這樣吵鬧的聲音，好像在這屋子裏的孩子不止三個，有一打的樣子，我想孩子們在這些日子裏太自由了。」

「早餐是預備好了，」瑪托從樓梯腳下喊着。

「爬下來，苔誼！」這時大家都在樓梯上走下來。當每一個人

走進了餐室就寂靜地坐下來吃着。吃到一半的時候，蘇珊想起蓋爾的夢來了。

「昨夜裏蓋爾做着一個奇異有趣的夢！他看見我們都長着淡紅色的安琪兒的翼，並且都能夠飛。即使狗也有翼。祖母看上去——你爲什麼踢着我，蓋爾？」

「這的確是一個奇異有趣的夢，」祖母說，「淡紅色的翼。但在我還沒有成爲一個至善的天使時，無論如何沒有一個人能夠使我飛起來，在地面上是安全一點。」

「在天空裏也安全的，」蓋爾說，「我還是第一次得到飛行的機會。」

「對於你們年輕的人是對的，」祖母說，「但是，我寧願坐汽

車。」

蓋爾眼睛張得大大的，發出亮光，「那恰好你說錯了，前些日子我在書上讀到過很多的汽車闖禍的事件——喔唷！」

這時候，爸爸在桌子底下，輕輕地踢着他，因為祖父正在思量着買一輛新汽車，祖母想得也利害。

「唔，無論如何——」

轟隆！轟隆！……

飛機的聲音愈來愈近，每一個人都聽到了。

「我從來不曾聽到過飛得這樣近的一架！」蓋爾說，「這聲音好像就在我們的屋子頂上。」

響了，更響了，每一個人衝到窗邊去。那飛機是低下來了，低

下，低下，聲音是轟轟地，震動着人的耳鼓。

「它要着地了！」蓋爾大聲叫着，「恐怕它會跌得粉碎，它要降落到我們的田地上來了！」說着，他就開門衝出去，狗跟着他。

「跑快點，蘇珊！它快要下來了！」

二 意外的歡樂

飛機愈飛愈低，終於觸着了地面，跳動了一下，才停住在不大平坦的田地上。

「它果然着地了！」蓋爾叫喊着，衝過草地，蘇珊和狗跑在他的旁邊。爸爸差不多一樣快的跟在後面，當他們跑到飛機旁邊時，飛機師已經下機來檢查機件了。

「啊！」蓋爾問，「你受了傷嗎？怎麼會降下來的？」

「不，」飛機師回答說，「沒有受傷，機件發生障礙了。」

「你飛行了已經很久了嗎？」爸爸問。

「這個倒要你猜一下子，」飛機師露出牙齒微笑着，「順便問一句，你們住到這裏來多久了？」

「不，」爸爸說，「我們搬到這裏來還只有幾個月呢。」

「那麼，你不會知道我的叔叔的。我對於這事情，還沒有什麼經驗，但是他却很好，他的名字叫柯林。讓我在這兒等着，一直等到他知道這件事！」

「柯林！」蓋爾喘着一口氣，「你的叔叔就是柯林隊長？李却柯林隊長嗎？」

機師點點頭。「這是他的飛機，所以我不願跌壞它，我想還是降下它來的好。但是我的叔叔却不喜歡這麼做，不論怎樣發生的事情，對於他是若無其事的。——我可以借用你們的電話嗎？」

媽媽恰好這時候走到，「當然可以。在你等着的時候，好不好同我們一起吃一點早飯？」

「多謝，多謝！」這個青年人說，「我在兩點鐘以前已經吃過早餐了，但是我常常能夠吃第二頓。」

蓋爾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朵。一個真的飛行員——雖然他還是一個練習生——會坐下在一個普通家庭的放早餐的桌子旁邊？想起來是不可能的。以前他們常常想去看柯林隊長，現在却遇見他的姪兒！

蓋爾很快想起他們的菜單來了——雀麥粥，烘麵包，咖啡茶，鹹豬肉，還有雞蛋。應該是這樣子——但是這個早晨偏只有雞蛋餅和臘腸。

當他們都坐在早餐桌子的旁邊，似乎在做夢，比了蓋爾昨夜的夢，雖然只多了一個陌生的客人。

蓋爾和蘇珊坐得規規矩矩的，只是靜聽着他們講着每一件事，却不開一聲口。

狗坐着，從這一個看到那一個，顯出疑惑不解的樣子。平時如果它坐得安靜的，忍耐的，蓋爾便撕一片麵包偷偷地丟給它，它快活地嚼着，發出響聲來。媽媽就要說，「蓋爾，你要知道不應該在食桌旁邊餵狗。」蓋爾也要回答說，「僅僅一片麵包也不能嗎？」

但是現在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到它，也沒有一個人丟下一片麪包去。祖母開口說了，「我不明白爲什麼人們不要住在地面上，那不是比較安全嗎？」

那位青年人笑起來，「是呀，不過也沒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的！我的叔叔飛行了二十多年了，從來沒有發生過不幸的事情。」

「我很高興聽到你這樣的話，」爸爸說，「因爲我自己也想開始學習飛行。」他說這話時十分鎮靜，好像說，「我要在這半點鐘裏到辦公室去，」或者「請拿點果子醬來」一樣。

過了片刻沉默，各人却一同開口說話，聲音混合糾纏在一起。「什麼，」爸爸問，「你們這樣同時說話，叫我怎麼能夠聽得清楚呢？」

一家人都飛去了

二四

「湯姆！」祖母和媽媽喊着。

「爸爸！」蘇珊喊着。

「好！」蓋爾喊着，「去飛去！」

這位青年人看得有趣。「你是真的嗎？」他說，「我在那裏管理過我的飛機，我或許能夠給你介紹幾個指導的人，將來去時好一些。」

這個早晨像夢也似的過去了。

一個機械匠來修理飛機了。很可惜的，蓋爾守着這飛機飛去，美麗地上升到天空中，一點高一點，一點遠一點，直等到它完全去了，不見了。

蓋爾跑回來，在路上聽得爸爸和媽媽談論着。

媽媽高聲責備着，「你不是要真的去飛行嗎，你，湯姆？」

「爲什麼不？」爸爸反問着。

「是的，」媽媽說，「我不能夠說出爲什麼不去的好理由來，你和蓋爾兩個對於飛行是這樣的狂熱。但是這樣做太突然了，你可想了有多久？」

爸爸臉紅了，一直紅到頸裏，樣子很可憐。「我想，假使你必定要問，我真的不曾想過它一分鐘，不過，我聽了那個青年人的說話，我才起了這念頭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！」媽媽說。

「但是我仍舊——」爸爸說，「將來——」

他們走進屋子裏去，蓋爾聽不到這閒談了，這對於他勃發的好

一家人都飛去了

一六

奇心却是爲難了。

三 飛機在地面上

「總之，」蓋爾說，「飛機所在的地方是天空，不是地上。」他說着，便看着他依照一本書上所說的方法，做成的那架箱式飛機。

「這差不多是一架美麗的精巧的飛機了，」另一個聲音說，這是戴培。他是個身體長得肥圓的，臉上生着雀斑的孩子，住在街裏的第二家。他幫助着做成這架箱式飛機。

「什麼都行了，只有這飛——」戴培接着說下去。

「看起來好像一架飛機，」蘇珊說，「如果我坐進去，你們可

推着走？」

「好的，」戴培說，「跳進去！」

蘇珊跳了進去，他們推着走，這箱式飛機在水門汀路上平穩地滾過去了。

「這倒是一架很好的小孩子的搖車，」蓋爾憎厭地說，「我要送給苔誼去，他可以用它來做許多遊戲。但是我願意我有一架真的飛機！」

「再過多久，我們可以真的做一個飛機師？」戴培問。

「六——七年！在十六歲時，你能夠得到一張『執照』。」

「這是一個長的時間。或者，然而，我們可以在這以前有一個機會去飛行。」

「沒有機會，」蓋爾憤憤不平地說，「我們住得不靠近航空碼頭，可以去細細地去看看那飛機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戴培說，他的生着雀斑的臉發着光亮，並且帶着興奮。「我知道我們能夠怎麼樣做。我們可以到許多的航空俱樂部裏去發見許多的飛機，——比我們所已經曉得的還多——這樣，當我們長大得可以當飛機師時，不需要那樣多的學習了。像初級飛行員，只要在我們自己的私人俱樂部裏學習。」

「好主意！」蓋爾同意着，「在你的奇異的頭腦裏得到了，戴培。我們要請那幾個來參加？」

「呵，傑武，富萊，威克，他們對於飛機也都歡喜的。」

「我們要怎樣稱呼這個俱樂部？」

戴培想了一想，「叫什麼社——」

「勵志飛行社」，蓋爾建議着。

「這聲音太像別的什麼大人的飛行社的名字了。」

「我們可以叫它做『航空之友社』，」蘇珊建議着。

「這個很好？但是誰說你可以來加入的？這是男的團體，不允許女的。」

「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不要我！」蘇珊說，「女子也可以做飛行家，林白夫人，靄美蘭是怎麼樣的？」

「但是你對於飛行的事是一點不懂得的。」蓋爾提出抗議。

「我能夠學習！並且我提出這個團體的名稱，我想你們可以讓我加入的。」

「我對你說，」戴培說，「我們讓你做半個會員，以後你如果真的用心學習關於飛機上的各種事物，我們再讓你正式加入。你必需加倍的艱苦的研究，蘇珊。」

「這樣行。」蘇珊說。

「我做會計員，」富萊說，「假使社裏有什麼要收付，或者要計算的。」

「我不曾想到第一我們先要有各種職務，」蓋爾說，他常常在事前費盡他所有的時間，「怎樣？推舉我做副社長？」

「這樣只有我被遺漏了，」傑武說，「但是我想我們至少必須有一個以上的會員。」

「讓我正式加入，你們便可以有两个了，」蘇珊提議着。

似乎沒有人聽得的。

四 蘇珊做一個正式的會員了

航空之友社在蓋爾家裏的底層舉行第二次會議。他們坐在桌子的四周，望上去有一點兒憂慮和驚愕，不知道怎麼樣做才好。團體已經成立了，但是第二步要幹些什麼呢？

最後戴培站了起來。「諸位航空之友，」他說，「我站在這社的地位，有一個提議。」

寂靜了一會兒。每一個人都懷着興趣和希望，戴培接下去說。

「我想，假使要擴充和發展社務，我們要有了一個真正的航空家來指導我們。我們要去請一個人來演說，社務應該怎樣進行。」

又寂靜了一會兒。

「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，戴培，」比利說，「但是誰是一個真正的航空家，可以來向我們演講？」

「我們可以在你母親的打字機上打好一封信，」戴培說，「並且簽着『航空之友社』的字樣。無論如何，在他來到這裏之前，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們是一個還沒有長成的團體。」

「這是一個不光明的詭計，」蓋爾說，「除非媽媽也同意。」

「假使我們這麼做，我們不妨邀請他出來。」比利說。

「邀請誰？」

「唔，」戴培說，「這裏有勃列先生，他自己有飛機。在那裏還有柯林隊長。」

「他是一個！」富萊高聲說，「他曾經參加過戰爭，他曾經擊落過五架以上敵機的著名航空家。」

所以他們決定去邀請柯林隊長，但是沒有誰願意去邀請。

「你去邀請罷，戴培，你是社長。」

「我不認識他。你去邀請罷，蓋爾。他的姪兒不是曾經把飛機降落在你們的田地上，並且還同你們一起吃過早餐？」

那半個會員突然開口說，「讓我去幹這個差使，」她說。

蓋爾看着很安慰的樣子，「這是很好的精神！他不會對蘇珊說『不！』的。」

討論了一會兒之後，就散會了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蘇珊穿着她最美麗的藍色的衣，戴着藍色的帽

子，就走到柯林隊長家裏去。

「請了，我可以看看隊長嗎？有很要緊的事。」她對着開門的女僕說。

這個女僕看着她，有一點兒驚奇。

「好，請你在會客室裏等着他，」她說，「我去通知他說你在這裏。」

蘇珊坐在靠壁爐旁邊的大沙發（裝置彈簧的椅子）上，當柯林隊長走進會客室時，看見這樣一個幼小的客人，他是非常的奇怪。

「你好？」他說。

「你好？」蘇珊說。

他們坐下來，距離得不很遠，柯林隊長把椅子拖近壁爐，好奇

地看着蘇珊。

「這是好的天氣，還是不好的天氣？」蘇珊壯了壯胆子問。

「不錯，」隊長說，「這時候是一年中寒冷的天氣了，是不是呢？」

「很對，」蘇珊同意他的話。

「你——你可是湯姆的女兒嗎？聽說不久以前，我的姪兒曾經同你們吃過早飯？」

這一問，問得正好。蘇珊微笑着，點點頭。

「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要我幫助你嗎？」

「我應該說是的，」蘇珊說着，所有的羞澀立刻消失了。「你願意到航空之友社的會議上演說嗎？」

隊長冷冷地看着她，「是這樣嗎？一個不熟悉的團體要我去演講。可是你的爸爸要你來請我，小朋友？誰稱呼這個奇怪的名稱，叫做航空之友社？」

蘇珊筆直地坐在她的椅子上，「沒有誰差遣我到這裏來，是我要來請你。這個航空之友社是孩子們的團體。我的哥哥在這裏面，我們就在我們家裏的底層開會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那麼，你是團體中的一個會員了？」

「半個。」

「半個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因為我替他們想出了這個團體的名稱來，所以他們才讓我參加，我是一個僅有的女孩子，別的男孩都沒有姊妹的。但是他們說

我，對於航空的事物什麼都不大懂得的。」

「哈，真的，」隊長說，「那麼，他們有沒有給你正式做會員的機會？」

「是的，倘若我學習得多一點。」蘇珊摸索着她的大衣的袋，掏出已經破碎的兩片紙，走到隊長那邊去，在他的膝上展開紙來。

「蓋爾寫給我這個。」

「好蓋爾，」隊長說，「你懂得多少？」

「不多，」蘇珊承認着。「我想我要成爲一個正式的會員，需要很長久的時間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」隊長說，「你回去告訴航空之友社，我一定來——但是有一個條件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那就是要他們允許你做一個正式會員。我想如果第二次再來看我時，我們能夠確定這事情了。我想我能夠幫助你一下。」

「唉！你是真的嗎？」蘇珊喘着一口氣。「你想你能夠替我畫些圖畫嗎？因為圖畫能夠使人對於事物容易明白。」

「我有比圖畫更好的東西呢，」隊長說，「來到圖書室裏，我拿給你看。」

蘇珊跟着他走進圖書室，裏面的架上放着許多的書，但是在堆滿了書的旁邊，屋子裏還堆滿了飛機的模型，大的小的，老式的，新式的，放在桌子上的，放在書架上的，屋子裏都是這些東西。

「這些完全是你製作的？」蘇珊吃驚地說。

「不是的，」隊長說，「我有兩個姪兒，是他們做的，不過有時候我幫助着他們做。他們把這些模型放在這裏，使得他們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拿不到它們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」蘇珊點點頭。「苔誼是很可愛的，但是在上一個星期，他用他的手指，戳破了飛機的模型的翼，這是爸爸和蓋爾化了一個鐘點做成的。他是太小了，還不懂得什麼。」

「是的，」隊長說，「在許多飛機模型之中斐列式和時代式的樣子，是最風行輕巧，把它們的不同點教給了你，你就很快的明白了。」

「呀，謝謝你！」蘇珊說，「你是最最和藹可親了。」

十分鐘以後，她離開了隊長的家裏，在路上走着。

「啊，要直等到看見了男孩子們！」她對她自己說。

航空之友社在這天下午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，大家又坐在桌子的四周——

「現在我們聽取蘇珊的報告，」戴培說。「你進行得怎樣了，蘇珊？」

「我料想他不會來的，」威克垂頭喪氣地說。

蘇珊等了好一會兒。

慢慢地，帶着一種高貴的樣子，她站了起來，看看桌子四周的男孩子。

「航空之友社的社友們，」她用了緩慢的調子，鄭重的聲音，

「柯林隊長說他一定來的。」

航空之友社的會議桌上發出一片他們的稱贊。

蘇珊說下去，「他說他到這裏來要有一個條件。」

「什麼條件？」

「允許我在這團體裏做一個正式的會員。」

「不是別的事情！」蓋爾說，「我給你的紙上寫些什麼？我所寫出來的你有沒有每一件都學習？」

「關於飛機的一切事物，柯林隊長是會教我的，」蘇珊說，「我還得到他的家裏去。」

「那麼，」蓋爾說，「好了，我想你已經得到會員的資格了，我們可以讓你加入。」

「我提議，」戴培莊重地說，「讓蘇珊在這航空之友社裏做一

個正式的會員，贊成的說『好』。」

「好」三個聲音高叫出來。

「可有意見相反的？」

威克在他的呼吸中喃喃地說什麼。

富萊仍舊表示着他的冷靜。

多數的意見通過蘇珊做一個正式的會員。

五 競賽

航空之友社的第三次會議，是很重要的一次，因為這一次是有柯林隊長的演講。

「你們是真的在底層開會嗎？」媽媽問。「依我看起來，當你

們有重要的客人時，你們可以到會客室裏去。我不高興想像那隊長側斜了身子，面對着爐灶，向你們演講。」

「他不需要俯伏在爐灶上的，」蓋爾說，「並且這底層是我們的社址，我們不想因為有了一個演講的先生來，就要時髦一些。」

媽媽嘆着氣，「隨你們的意思罷！不過弄一點什麼點心呢？讓我替你們做一點三明治（夾肉麵包）？」

「這些小薄片你以為可以做我們的茶點嗎？不！媽，我們已經有吃的東西了，戴培到餐館裏去弄熱狗（一種香腸麵包）和咖啡來了。」

媽媽咕嚕着，「熱狗！我也能夠替你們做厚的三明治。難道可不如咖啡好嗎？」

蓋爾搖搖他的頭。「不，謝謝你，媽媽。我知道你是要弄得更精美些，但是我們已經計劃好我們吃的東西，你所說的同我們的互相衝突了。」

「我答應你們這麼樣做，」媽媽說，「但是有時候要有一點困難的。」

孩子們齊坐在桌子的四周。威克被派在門外去招待隊長，當他來的時候，引導着進來。

「威克有很好的態度，」蓋爾解釋着說，「他會得把好印象留給客人。戴培，當我看着你霎一霎眼睛時，就是拿出茶點來的時候了。」

威克引導着隊長進來了。

這樣就開會，也就是蓋爾和蘇珊所渴望着的。隊長講着故事，並且回答大家發問的問題。蓋爾對戴培雲雲眼，點心就悄悄地輕輕地一樣一樣放在桌子上了。後來，大家似乎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了，都坐得靜靜的，喝着咖啡茶，吃着熱狗。

「我長久沒有吃好熱狗了，」隊長說着，咬着一口。

「我知道你會得歡喜我們的茶點，」蓋爾說，「媽媽要調製一些精細的，但是我不讓她做。」

「我要說『不』，」隊長說，「這很好。現在我們正在用茶點，我要宣布一件事。過幾天，我要到你們的學校裏去，我對於你們畫的圖，特別有興趣，我想對於最好的圖畫給些獎品。」

大家靜靜地聽；覺得很有趣。

隊長再說下去。「那圖必須畫着航空的事情，獎品是飛機的模型。我讓你們早一些時候知道這個消息，但是下星期我到你們學校裏去，還要在你們集會的時候宣布。」

「一架飛機模型！」蓋爾喊出來，「你指着你自己的一架？」

「當然，」隊長說。

「我可以得到它，」威克說。

戴培看上去很憂愁。「嘻！隊長，這是很好，」他說，「只有我不會畫。」

「也許以後我要有另外的一個獎賞，賞給做得最好的模型。」

戴培臉上發光了。「我可以得這個，」他說，「我做了許多的模型，常常做得很精美。但是畫圖，我連一間房子也畫不像，你看

了，會當是這是一隻象。」

「你們可以幫助我訂定競賽的規則。」隊長說着，他拿出他的日記簿和鉛筆來。

小朋友把他們的坐椅大家拖近一些，還俯伏在桌子上，他們有很快很多的提議。

「喂，喂，拉住你們的馬！（意思是『慢慢地』）」隊長阻止着說，「我不能夠寫得這麼快！蘇珊，你的末了一個意見是什麼？

——威克，我歡喜你所說的。——現在，我想我們已經有了我們所需要的規則了，我讀給你們聽：

一，畫的圖必須是關於航空的：若干航空史上的偶然事件，若干型式特別的飛機，若干現代飛機場上事情。

二，一張富有趣味的圖，可以勝過一張雖然畫得特別好，可惜是沒有趣味的圖。（以上是戴培的建議）

三，畫圖可用鉛筆，墨水筆或者顏色，但是不能太大。（「對於這個，我有規定的大小。」隊長註解着。）

四，畫圖人的姓名必須寫在圖的下角。但在評判圖畫之前，這必須用號碼的，而且隔離着的。（「對於這個，你可以請你的朋友們表決。」蘇冊的意見。）

散會以後，蓋爾和蘇冊去和爸爸討論這競賽的事情。

「你知道我們有一個機會嗎？」蓋爾問。

「是，」爸爸說，「我應該說你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。蓋爾畫得很好；不過蘇冊，這是唯一困難的地方，蘇冊所知道的飛機的一

切，還不夠畫出看起來真像一架飛機。」

「隊長說圖的『趣味』也計算着一大半，」蘇珊說，「也許有人不能夠像別人畫得很好，却有着一個好機會得獎了。」

蓋爾思量着。「威克，他是一個我們的敵手。他畫的比我們一級裏誰都好，並且他對於飛機的事情知道得很多。」

「也許他的圖畫不夠趣味，」蘇珊說，「從今天起，我將要盡我的力量，去尋出一切關於飛行的有趣的事情。也許我可以得勝！」

六 父親去學習飛行了

幾星期來，爸爸不大講到關於飛行的事情了。

一個下午，他回家得很遲，看上去他自已很得意。媽媽立刻就

知道有什麼事情了。

「湯姆，」她說，「你可幹了些什麼事情？」

爸爸好像有過失似的。「這個早晨我沒有告訴你，因為我不如在以後再告訴你比較的好。我到飛機場去，並且就在這個下午學習了一課。」

「好啊！」蘇珊喊着。

「妙啊！」蓋爾喊着。

「唔，倘若你必須，你必須，」媽媽說，「一定要十分小心！」

「你真的飛了嗎？」蓋爾問。

「你猜！」爸爸回答說，「當然，有一個飛行員在旁做副手，對於初學的人，他教導得很好。當然，我只飛了一個直線，似乎還

容易，你們不久就可以看見我飛過這屋子。」

「好呀！好呀！」蓋爾說，「你有沒有穿飛行衣？」

「我已經去做了，」爸爸說，「今天可以做好。」

「呀！請你，」蘇珊說，「明天帶回家來讓我們看看。」

第二天黃昏，爸爸帶着衣服回來了。

「穿上去，」蘇珊懇求着，「穿上了我們才可以看看你是一個什麼樣子。」

「我雖然不想穿，」爸爸說，「但是我爲了你們穿着試試。」

他就上樓去，下來的時候已經穿着飛行衣了，很完全的一套，盛形的帽子，護目的眼鏡。他站在會客室的中央，家裏人圍繞着，羨慕着。他們把他看得很仔細，很周到，這使他覺得有一點兒不好

意思起來。他移動着這一隻腳，那一隻腳。

「好了，你們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肥胖！」蓋爾說，「熱狗！」

「蓋爾！」媽媽喊着，「我相信你只有兩個字你能夠用。不過我只用得到『肥胖』，不論什麼事都要想一想。」

「但是那是肥胖，」蓋爾辨駁着，「只有這兩個字是適合的形容詞。」

「這是一套可愛的飛行衣！」蘇珊說得這樣謹慎，使得蓋爾譏諷着大笑起來。

「這是一套漂亮的飛行衣！」媽媽說，對着蓋爾蹙着額角，顯出不快活的樣子。「不過看起來有點異樣，湯姆。」

「這是一種愚蠢的，輕舉妄動的人的衣服，」祖母說。

「好像一套寢衣，當蓋爾小的時候常常穿着的。」

蓋爾是憤憤不平地答辯着，「我都沒有穿過——你可以讓我戴着護目眼鏡，爸爸？還有盛形的帽子？」他穿戴着它們，意氣揚揚地，高視闊步地在屋子裏來來去去的。「將來，我也去飛行！我們便能夠飛在一起，難道我們不能夠麼？」

第二個黃昏，當爸爸回到家裏來時，看上去有一點兒呆呆地。

「我猜想那套飛行衣畢竟不怎麼好，」他說，「那些伴侶給我穿上另外一套，把我準備着的那一套賣掉了吧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媽媽問。

「因爲，」爸爸說，「我穿上了去到飛機場上，每一個人都以

爲我是一個機械匠。『你有沒有檢查過我的飛機？』一個漢子這樣問我。真想不到的！』

蓋爾笑着。『他們都沒有穿着飛行衣嗎？我相信我在許多的圖畫上看明白了。』

『呵，高空飛行用的，長距離飛行用的，還有露頂飛機用的，』爸爸說，『但是在有頂的飛機上和良好溫和的氣候中，它們是不需要的。』

『告訴我們，今天你做些什麼，』蓋爾說，他故意掉換一個談話的題目，因爲爸爸對於那衣服的事情似乎很煩惱着。

從此以後，每天都是這樣，爸爸訴說着他怎樣地去學習使飛機向側面斜飛，和沿邊滑走，還學習降陸着地的技術。

「當你要畢業的時候，」蓋爾問，「我覺得我們要帶着花或者別的東西到那裏去？我在書上面讀到，當學習完畢，可以獨自駕駛的時候，他們用緞帶在飛機的翼上打着結，這樣別人知道這個學生將要畢業了。」

爸爸看上去有點驚惶的樣子，「也許他們所做的是別的事情，」他說，「我從來不曾聽到這樣子說起過。但是當我進去學習的時候，他們是沒有儀式的。我可以告訴你們，那地方是絕對沒有家屬的。」

「你沒有害怕過嗎？」蘇珊問。

「恐怕有一點兒，」爸爸說，「但是以後我在空中就知道我飛行得很好。」

以後沒有什麼事情發生——不到一個星期，爸爸回來很快活，像那天學習了第一課一樣，但是他沒有多說什麼。

「今天我一人獨飛了，」他突然地說，「當時沒有什麼事情。在我們降落以後，台維司跨上踏板來說，『你收下了它，』我就照樣做，這就算了。」

「好極！」蓋爾說，現在我們能夠有一架自己的飛機了，什麼時候我們買它？」

「沒有幾個星期了，」爸爸說，「不要催促我。」

七 奇異的賀禮

爸爸真實飛過自己屋頂上面的日子到來了。

蓋爾和蘇珊守候着，揮舞着。他們試試要路司也望着那飛機，但是它不願意。

「如果想那是不是真的爸爸？不是太滑稽有趣嗎！」蘇珊一邊看着飛機在屋頂上面繞着圈子，一邊說，「對，希望他爲了我們表演出技術來。」

「不能夠，」蓋爾說，「不能夠飛得低到屋子上。」

「我懂得，」蘇珊說，「但那是最大的游藝。」

「他還剛才得到飛行員的許可狀，」蓋爾說，「所以不肯冒着吊銷執照的險的。——看！蘇珊，電報局裏的信差送電報來了，你猜是什麼？」

他們跑進屋子裏。電報是送給爸爸的，但是媽媽把它拆開來看

一家人都飛去了

四八

了，上面是說：

湯姆

祝你得飛行員的許可狀

送贈飛行賀禮

可有狗窠容納一隻大兇犬

必須要有一個地方

蒲多

「蒲多是爸爸在大學裏的學友，」媽媽說，「一隻大兇犬！我們可以關它在門外的。」

「路司可有什麼意見發表？」蘇珊天真地問。

當爸爸回到家裏來時，他對於這事情有一點兒疑惑。

「蒲多是時常做這些事情的，」他說，「也許他不會送什麼狗

來，或者送一件玩具也說不定。除非我等着看到那動物，我不想預備什麼狗窠。」

「如果不替狗預備地方，那太好了，」蘇珊說，「柯林隊長曾經養過一頭大兇狗，現在是死了，所以有一個大的舊的狗窠在他的院子裏。我們可不可以去借它來？」

「假使你願意去，」爸爸說，「假使你借不到它，你也不要失望。」

狗窠是借來了，並且放在後院子裏，只等着送狗來。蓋爾和蘇珊也耐性地等着。

星期六下午的一列快車開到了。

「是湯姆的家？」那車夫問，「我有一隻狗送來。」

家裏的人都來到門口旁邊看。車夫就拿出來——大出意料的一隻小小的簍子。

「一隻大兇狗！」爸爸說，「那必定是一隻小貓了！我不是這樣告訴過你們麼？」

可是那不是一隻小貓，在簍子裏邊的是一隻小黑狗，有着兩隻亮亮的眼睛。當爸爸把它捉了出來時，這小黑狗的四隻發抖的腳，顯出搖搖欲墜的樣子。它有一個有趣的臉兒，生滿了鬚毛。

「看起來它好像是一隻猴子。」蓋爾說，「它不是眩暈着嗎？它是什麼？」

「它是有一點兒小驚嚇，」爸爸說，「跑過來，路司！來看看你的新朋友。」

路司真的跑過來，並且好奇地用鼻子嗅着它，那小狗跳着，吠着，發出小的尖的叫聲。路司就走開去，並且躺了下來。

「它是太高貴了，」蘇珊說，「門司，你歡喜你去看看你的狗窠嗎？」

門司想像那狗窠是一個遊戲。它對它吠着，把它放了進去很快的又跑了出來，實實在在，它對於不論什麼東西都想作是戲弄，它十十足的是一隻鄉下小狗，它咬嚼地毯，銜着拖鞋，即使蘇珊的帽子也得咬嚼的。它歡喜跑到字紙簍裏拖出一張大大的紙來，再撕裂成碎片。

「這屋子裏看起來只是可怕地，」媽媽說，「門司必須訓練一下。」

每一個人都這麼說，「門司必須訓練一下，」但是沒有一個人去訓練它。

它是一隻這樣奇怪有趣的小狗，所以沒有人肯嚴厲地對待它。因此它還是繼續着咬地毯，銜拖鞋，撕紙片，雖然沒有一個人曾經允許它做這些事情，但是路司却不瞭解它，它疑惑不解地凝視着門司，這樣長久下去怎麼辦？

過了幾個星期，如果媽媽用不到一個新的女僕，也許問題要發生得再長一些。但是大約在一個星期以後，女僕來了，媽媽渡過了一個小小的難關。

從這個時候起，瑪托雖然不是良好的一個，却變成一個安靜的女僕了，但是當客人散出來，經過階沿的時候，一個高亢的，清脆

的，不很音樂的聲音，從廚房裏浮漾出來。

榮耀，榮耀，阿利路亞！（讚美耶和華之詞——感謝或讚美上帝之歌）

瑪托唱着，並且用杯子輕叩着盤子，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音。

榮耀，榮耀，阿利路亞！

他的靈魂去向前進。

媽媽走到會客室的門旁，「蘇珊，你可以去到廚房裏告訴瑪托安靜一些嗎？」

蘇珊跑到廚房裏去，一會兒就跑出來，笑嘻嘻地。

「瑪托說，」她報告着，「她是在唱歌，因為新同伴使她快活。」
「我不得不親自去同她講，」媽媽說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門司從樓梯上跑下來，它的嘴裏銜着媽媽的最好的一件寢衣。輕快地，急奔地拖着，它驕傲地把它一直拖在桌子和階沿的中間，站在那裏，狺狺地，搖撼着寢衣，正像它對付老鼠一樣。

有時候，媽媽可以把這看作有趣的事情，但對於瑪托的歌唱始終不看作有趣，而且煩惱着。

她忘記了關於狗的書籍裏，和摺疊的報紙裏，所說的狗的優美的事情了，用她的手，爽捷地擱着它。

門司驚駭了，倉倉皇皇很快地跑出屋子。

它的訓練就開始了！

買一架飛機，家裏的人等了一個很長久的時間，比買一輛汽車的時間長得多。

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：

「總之，」蓋爾說，「飛機一天不買來——我們就一天不能不想着它。」

「我歡喜一架紅的，翼子是黑的，」蘇珊說。

「我想是藍的美麗。」媽媽說，「並且我歡喜那些在輪子上裝置又小又有趣的船樣的東西。」

「這意思是說一種褲式的，」蓋爾說，「顏色並不是重要的東西，你要一座好的引擎（發動機），我想——」

「總之，」爸爸說，「我買一架是我飛行的飛機，我不得不選

擇容易操縱的一架。」

「應該是這樣子！」蓋爾承認着，「無論如何，我們好玩地選擇我們所歡喜的一架，但是你應當買你所歡喜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爸爸說。

湯姆的家裏，散亂地放滿了航空雜誌，和描寫各種型式不同的飛機的小冊子。

沒有一個人講到別的事情。

蓋爾在早晨從床上一起身他就開始——

「你有沒有看見這——？那是一座美麗整潔的機器。」

桌子上的談論是這樣地進行：

蓋爾：「你知道我是留心着那——。我歡喜它這個樣子。」

蘇珊：「但是我看到一架十分可愛伶俐的——。」

媽媽：「可以給我一點鹽嗎？」

蘇珊：「——在另外一本雜誌上。」

媽媽：「我的也是——我歡喜這顏色——那一架是白色和着藍色。」

像這樣講下去，儘講下去。

最後，爸爸宣佈，在那航空站上有三架飛機，是他所歡喜的，一看以後，立刻使他心上感到美艷。

家裏的人都要去看看它們，並且去幫助他決定。所以他們都跳進汽車裏。祖父是忙得沒有空，但是祖母是去的。這並不是因為她贊成這買飛機的事情，不，真的，却因為她滿心的好奇，使她不能

住在家裏。

當他們趕到航空站，這三架飛機停留在場地上。它們沒有一架是新的，爸爸想最好還是買用過的飛機。但是無論如何，看起來它們都很漂亮。

「它們看起來和新的一樣，」蓋爾說，「這原有的主人購置着它們還不很長久。也許他們失掉它們的力量，並且——」

蓋爾沒有說完他的話，因為媽媽竭力搖着她的頭。

祖母顫動着。

大家從汽車裏走出來，走前去看着飛機。

「它們多麼小呀！」蘇珊說，「怎麼，它們不比爸爸高一些。

我歡喜一架紅的。」

「我歡喜一架藍的。」媽媽說。

「假使我有什麼選擇的機會，我要一架白的，」祖母說，「那個，當然我做不到的。」

蘇珊和媽媽走進飛機庫房裏去，看看那所有的飛機，覺得好像傢具一樣。

「看那隻可愛伶俐的鐘，」蘇珊說，「我歡喜它。」

「怎麼樣着手？」蓋爾問。

「我先把它們都試試，」爸爸說，「我雖然也歡喜祖母所說的白的一架，我要飛起來給你們看看。」

蘇珊覺察她的呼吸急促，時間就到了，爸爸跑過去要飛給大家看，但是他說這句話時却那樣平靜無事地！

「我想我要閉上我的眼睛，」祖母說。

在這時候，一架飛機出來了，滑走到場地上停放着，差不多直停在湯姆面前。那飛機師跳出了飛機，並且對租機的客人伸出手來——是一個老婦人，有着一頭的白髮。

「看，祖母，」蓋爾說，「她是不怕的！」

祖母在鼻孔裏哼了一聲。「多管別人的事！啊，湯姆，假使你去飛行，請發慈悲，帶他一同飛吧。」

「我願意我和你同去，」蓋爾對爸爸說。

「還不能，」爸爸說着，走到場地去，爬進白色的飛機裏。

飛機的引擎發出聲音來，機身在地上旋轉着，沿着跑道漸漸地緩緩地騰起在空中。

「它要碰撞那些樹木了，」蘇珊說。

「一定不會的，」蓋爾說，「它會昇空向上。」

祖母小心地睜開了一隻眼睛。「他已經飛起來了？」她問着，當她看見那架白色的飛機高飛在空中時，眼睛又閉上了。

沒有多久，飛機是回來了。在空中繞了幾匝以後。便預備着地了，終於很安全地降下來，爸爸放下滑輪，跳出飛機來，跑到家人的隊伍裏來。

「我想決定了，」他說，「它是一架好飛機，我要去買了它。」

「爸爸有一架飛機了！」蓋爾說，「現在我們兩個誰假使要得勝隊長競賽的獎品，就方便得多了。在這次家屬的飛行裏，你一定想我有着百萬個以上的意思，去畫着那一張圖，但是我却沒有一

個。」

「我也如此，」蘇冊說，「但是距離競賽截止的日子是這樣近了。」

九 一個長夜

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一天苔誼會割破了他的手的。媽媽就把什麼東西按在那上面以後，也就忘記了。那不是什麼碘的東西，是她以前慣常在浴室的櫥裏尋到的藥物。

但是苔誼的手開始腫脹了，並且苔誼的體溫也高起來——高起來——高起來。醫生診視了以後，也認為嚴重。——並且認為一天嚴重一天了。

突然，苔誼的病真的害得很重了。兩個護士來看護他，媽媽也不大留心住在這屋子裏的蓋爾和蘇珊，除了苔誼之外，她再也想不到別的了。路司跑到她那邊去，舐舐她的手，但是她把它趕開去。門司，這新的小狗，演出它的幾種有趣的小把戲，但是她也把它趕開去。

「即使是路司，她也不肯輕輕地拍它一下，我知道這情形是大地不好，」蓋爾對蘇珊說，「你可曾猜想到她是在想苔誼會快死嗎？」

這真是媽媽所想的，因為醫生曾經說過，「雖然我能夠爲他盡各種的力，現在他必須把自己去抵抗病的了，這是唯一的機會——」隔了一天，他說，「除非你們能夠請到白萊濟醫生，沒有別的

方法了，他曾經挽救過這危急的病症好多次，不過他到西部去了，計算時間——他不能在今夜裏趕到這兒！」

「假使他能夠坐飛機，」爸爸說着，立刻跑去撥動電話機，送一個電報給白萊濟醫生，隨後他踱到窗子旁邊去向外望着。

「這天氣對於飛行很不好，」他說，「低氣壓！」

蓋爾也望望外面，那霧是這樣厚，花園也被遮蔽着了。

白萊濟醫生的回音來了。「抱歉，航空郵機不開。氣壓低到零度，又找不到私人的飛機師駕駛。」

「我親自去飛。」爸爸說。

「啊，湯姆，你不能够，」媽媽說，「你不能在重霧裏飛行，並且要白萊濟醫生和你在這樣的天气裏飛，也不妥當。」

「雖然，這對於苔誼也不妥當？」

「是啊，這對於苔誼也不妥當。」

爸爸坐到圖書室裏，他的頭俯伏在他的手裏。

蘇冊悄悄地爬到電話機旁邊，沒有一個人聽到他的講話，但是十分鐘以後，柯林隊長來了。

「我聽得一些關於苔誼的什麼事情？」他問。

媽媽看着蘇冊。

「我請他來的，」蘇冊說明白着。「我一定相信他知道這事情應該怎麼辦的。」

「我決定去載醫生來，」隊長說，「但是在來回的路上要飛行得很長久。」他說着，露出躊躇不決的樣子。

「但是這要冒險——」媽媽說。

「這並不十分冒險，我慣常在這迷霧裏飛行的。我能夠依靠無線電的指示飛，但是，時間上看來，這是不能夠有效果的。」

「你說『依靠無線電的指示』是什麼意思？」蘇珊問。

「我不能夠耽擱着替你解釋明白，但是在將來你們自己會明白的。」隊長說着，轉身對着爸爸，「再發一個電報給他，請他趕快搭上快車，我們在哈芒會見他，並且希望他準時動身，必須要在六小時以內趕到。」

六小時，變成一個很長久的時間，似乎那時針很少移動着，一小時——兩小時——那霧更重更厚了。三小時——四小時——五小時——是爸爸飛到哈芒的時候了。

晚餐吃過了。蓋爾和蘇珊洗過澡，並且預備上床去睡覺，但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們。

媽媽是在苔誼的房間裏。

半點鐘又過去了，爸爸必須要飛回來了，但是毫沒有回來的音訊，那是十一點鐘了，蓋爾和蘇珊走到廚房裏去。

「我想，」蓋爾說，「我需要的是食物。」他打開冰箱的門，朦朧地凝視着冰箱的裏面。

「我覺得十分不好受，」蘇珊說她的胃再也忍受不了餓的刺激。

「你看——」蓋爾同意着，「一塊火腿三明治會幫助你。」

「我不能夠——」蘇珊無力地說。但是在五分鐘以後，她却吃下蓋爾做的一大塊三明治，「這似乎有了些幫助，」她答應着。

「食物常常能夠在疾病的生死關頭幫助着人，」蓋爾說。路司站了起來，它求乞它的一份的三明治。

門司用它的明亮的珠一般的眼看着，守候着每一張嘴巴。

「可憐的孩子們，」蓋爾說，「你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，你們可知道？」——蘇珊！汽車來了！」

他們衝出大門去，猜想着那醫生沒有來！

但是，不，他在那裏，從汽車裏跨出來。爸爸趕開了孩子們和狗，拉着醫生走上樓梯去。

「讓我們到圖書室裏去等候着，」隊長說，「我覺得壁爐比什麼都好。」

在壁爐前面，他們寂靜地坐着，沒有談話，只面對着一步一步

的樓梯。

一點鐘過去了。

蘇珊斜靠在隊長的膝上睡着了。

路司和門司在地毯上蟻伏着。

蓋爾坐在桌子旁邊，很忙地在紙上搖動着鉛筆。

爸爸從樓梯上跑下來，在他臉上的深深的皺紋平滑得不見了，並且有了一點兒笑容。

「苔誼怎麼啦？」隊長問。

「好一點兒了，」爸爸說，「醫生說他還有機會，他抵抗得很好。」他說着看看四周，「怎麼！蓋爾和蘇珊，你們仍舊沒有睡！你們應該上床去睡幾個鐘點。快跑上樓去！」

當他們跑上樓梯時，蘇册向蓋爾低低地說，「現在我知道苔誼是好一點兒了，爸爸開始注意到我們身上來了！」

十 來了一個絕妙的思想

差不多只有一刻兒，蓋爾很快的熟睡了。

但是蘇册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幻想着苔誼房間裏的事情。

「爸爸還沒有說他脫離危險，」她想，「我願意我能夠知道，我睡不着覺啊。」

老是醒着，也怪難受的，無論如何，蘇册只好假裝睡着。

她朦朦朧朧地聽到一個聲音——漸漸地響起來，響起來。在平常的夜裏，這聲音是不會驚醒蘇册的，但是今夜裏她睡得不熟的。

聲音更響了——更響了，蘇珊竭力張開她的眼睛，從床上坐起來。

「苔誼？」

但是並沒有什麼關於苔誼的事。那聲音是在外面，蘇珊跳下床來，便奔到窗邊去，這時候霧變得輕淡起來，漸漸變得清明了，聲音轟轟轟地，是從飛機的引擎上發出來的，它正在樹林上面飛過，蘇珊能夠看清楚那飛機，它的光在夜的天空裏清明地照射。

「那個必定是郵航機，」她斷定着說，「這霧包圍着它，現在正要飛出去。」她想到倘若她叫醒他，蓋爾一定奇異着。因為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郵航機飛過。但是她立刻決定不如讓他睡覺的好。

在這時候，飛機不見了，天空又回復到清靜了，蘇珊覺得她自己冷起來了，她再到床上去，伸直她的腳，安臥在被下面。

在一個很長久的時間裏，蘇珊只是躺着，醒着，想着，一雙腳也冷冷的，要她入睡是很困難的。

她的思想是不十分清楚，大概是關於飛行的事——爸爸的那架新的飛機，將來什麼時候她能夠駕着它飛了——那駕郵航機飛着，等着霧的消散。突然，一個絕妙的思想來到她的腦裏。她丹從床上跳出來，穿上拖鞋，披上浴衣，坐到她的桌子旁邊，開亮了燈。好久，好久，她把她成熟的思想送到她的鉛筆頭上，她開始畫圖了。

第一，她試畫着郵航機在破曉前的翱翔，在她想來，畫圖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當她實際地試畫在紙上時，却真正的是困難了。

蘇珊沒有勇氣了。她放下她的畫紙，看看房間裏的四周。她看

有一張紙，是媽媽看書的時候罩着他的眼睛的。她就想起媽媽曾經高聲讀出來的是怎樣的一個故事？一天——一天羣鳥兒，從歐洲的北面飛向南面，但是被冷得過早的氣候困住了，不能夠飛過阿爾卑斯山。住在奧地利和德意志的人民，捉住了他們，用着一隊的飛機給它們免費載着，飛過那高大的山，更在美麗又暖利的意大利，還給了它們的自由。

蘇珊就想畫一張釋放鳥羣的圖。

她的頭再度低下來在紙上面，這時候她的鉛筆動得很快。

當她畫完了，那是一張好圖，鳥兒是大，飛機是遠而小。蘇珊畫的時候有一個好主意，先畫着鳥兒們，再畫着飛機，差不多畫了一個鐘點，她才回到床上去。

或者是一種什麼刺激，或者是拖鞋溫暖了她的腳，在這個時候她一點也沒有困難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似乎和昨夜裏的一切都不同了。苔誼是平安了。在早餐的時候，媽媽額外多給一片麵包給路司吃。當看到門司試試向她求乞而仆倒時，不覺大笑着。瑪托的歌，在廚房裏唱得婉轉好聽。

「你看見郵航機嗎？」蘇珊問，「它是大清早就飛過的，我幾乎要弄醒你，蓋爾。」

「我們聽到它，」爸爸說，「苔誼正酣睡着，我們還沒有上床去睡覺。」

「起來看到那郵航機，便觸動了我的思想，」蘇珊說，「我畫

下我的參加競賽的圖，那不是一張郵航機的圖，我試畫着，但是十分艱難。」

「我不曾醒來，」蓋爾說，「但是在昨夜裏，當你在圖書室裏睡着的時候，我畫了一張圖，那是一張有趣的圖。」

「有趣？哈哈！」蘇珊問。

「有趣，哈哈！」

「唉！」蘇珊說，「當我們都爲着苔誼憂愁的時候，你却畫了一張有趣的圖嗎？你怎麼能夠呢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蓋爾說。「關於這個，我曾經問過隊長，他說『像在這樣的時候，人們做着奇異的事情，那是對於人們心理上的一種安慰。』我猜想那是像吃東西，當你在十分憂愁的時候，至

少你仍舊能夠吃，我能夠——片三明治在你心上奪去一點煩惱。」

「讓我看你的圖畫，」蘇珊提議着。「我也把我畫的給你看。」

「我們不能夠這樣做，」蓋爾說，「我們兩個都要投票的——那必須你不能夠知道那一張是我的，或者我知道那一張是你的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我一定知道你畫的一類飛機，」蘇珊說。

「但是這是十分錯誤的，」蓋爾說，「我告訴你，那是一張有趣的圖畫。並且那飛機是——」這句話他講到中途忽然停住了，「我一定不告訴你，或者不使你知道那一張是我的圖畫。」

十一 圖畫競賽的展覽

這一天，是參加圖畫競賽的繳卷的末一天。

學校裏興奮得到處匆忙熱鬧，每一個人是相信威克一定勝利，但是每一個人都不能看出那一張是他畫的，或者他有沒有繳卷。

「或者我有，或者我沒有，」威克說，「如果我參加，那一定是一張優良的圖畫。」

「他對於他自己有這樣好的信念，」蓋爾說，「我願意他不曾得到勝利。」

「但是他會勝利的，」戴培說，「你要知道他是擅長畫圖的。」

星期一的早晨，當孩子們跑進學校的走廊，那上面滿是飛機的圖畫。上面下面的走廊，在所有的佈告板上盡是大大小小的圖畫，鋼筆和墨水的速寫畫，粉筆畫，彩色畫。在走廊的盡頭處是一張彩色畫，那是遮蓋了全垛牆壁，畫着一架飛機正在飛過一個城市。

「威克！」蓋爾說，「他將要得到它！不過隊長說過的，圖畫應該要小一些的。」

「而且這一張不大有趣，」蘇珊說，「讓我們再看看別人的。」說着，她和蓋爾和戴培在所有的走廊上繞了一個圈子。

費了一個長久的時間，看完了那所有的圖畫。

「我知道那一張是你的，」蘇珊低低地對蓋爾說，「那是獨一無二的有趣的一張。」

「我擔憂的是那個，」蓋爾說，「所有別人的都是畫得這樣莊重，我的是沒有機會。我也知道你的，蘇珊，我知道那一張是你畫的。」

「那麼我們不能投彼此的票了。」蘇珊說，「呵，呵，蓋爾！

這又是一張有趣的圖！」

蓋爾看着那張圖。畫着兩個孩子一邊玩着一架箱式飛機，一邊抬頭向上望着一架真的飛機，在他們頭頂上飛過。那標題叫做「但願有翼」。

「我知道，」蓋爾說，「那是戴培的，那也是一張優美的圖。你好呀，戴培，但是你怎樣會想到這題目的？」

戴培的雀斑的臉泛紅了，「我不知道你怎樣會知道那是我的圖畫，」他說，「我真的不能夠想出這個題目，我的爸爸想出來的。」

走過去，蓋爾，我們大約再要看一百張。」

選舉票一張張地投入票箱裏去，興奮的情緒高漲着，高漲着，這競賽的結果，將要在下星期的早晨的集會上宣佈。

威克在四周走着，看着，因此他決定他自己的那一張圖，愈看愈覺得不爲大家所歡喜。

這個週末又沈悶又遲緩。爸爸到航空站去，蓋爾和蘇珊請求和他同去。

「請了，爸爸，你不帶我們去渡過這星期日嗎？」

「現在還不能，」爸爸說，「我自己已經決定，大約在下一個月，你們等候着吧。」

當爸爸起飛的時候，蓋爾和蘇珊和路司和門司，坐在汽車裏。門司起勁地舐着蘇珊的耳朵，他的小牙齒尖得像針。

「停止，門司！」蘇珊呼叱着。「蓋爾，你猜想他們有沒有檢過票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蓋爾說，「這是一個重大的工作。你不會變得有希望，蘇珊。我們的鋼筆和墨水的圖上，你知道有多少污點似的塗着在。」

「我仍舊想你是有機會的，」蘇珊說，「我沒有，但我相信你。——爸爸飛落下來了！」

十二 得獎的圖

星期一的早晨，大會堂上坐滿了好動的，高興的孩子們。

柯林隊長和伊美士小姐，這位校長，同坐在講台上。他望着許許多多熱心的臉，觸碰了蘇珊的眼睛，微笑着。

「他看見我！」蘇珊耳語着，聲音很高。

「噓！」蘇珊的老師喊着。

伊美士小姐站起來，走到台邊。「我要來宣佈了。」每一個人停止騷動，蘇珊呼吸急促了，伊美士小姐說下去：

「琴蘭要我宣佈她不見了她的小貓，倘若誰看見那隻一隻眼睛上遮蓋着一圈黑毛的白貓，請歸還給她。」

會場裏立刻傳遍了一種嘆息的聲音，在今天早晨還宣佈像這樣關於一隻貓的事件！

伊美士小姐再說下去，「我知道你們都是急於要知道競賽的結果，」她說。

「我們和你打賭！」蓋爾對着戴培輕輕耳語着。

「柯林隊長，好不好請你把競賽的結果告訴孩子們？」

隊長走向前面，望着孩子們微笑着。

「這些圖是畫得這樣的好，我願意我能夠都給你們獎品，」他說，「現在我決定發給第一名獎和第二名獎，還有幾個，每人賞給一種錢幣的安慰獎，這些圖畫看起來都很別緻。這個第一名獎是賞給——蓋爾的卡通（諷刺畫——或者也可以說是漫畫。）（按圖：一個頭部和手臂受傷，拄着拐杖跛着腿走路的人，一隻手裏提着一柄捲束着的降落傘，在他背後的清處，一架墮毀在地面上的飛機。正冒起一縷黑烟來。標題寫着「也許在那裏多了一點機械的力量，少了一點實際的常識。」）

「蓋爾！」這個聲音在蓋爾的耳朵裏像雷聲一般響，每一個人都注視着他。

「跑上前去，蓋爾！」戴培低低地說着，「去拿你的獎品！」蓋爾不確定地站起他的腳，好像他擊倒了威克跑過去，跑過去走上講台的踏步，隊長授給他一架美麗的飛機模型。這樣，蓋爾便在一陣喝采的歡呼聲中跑回了他的座位。

「啊哨，這是美麗的東西！」戴培自言自語着。

柯林隊長又開口說了。「這個第二名獎是賞給——馬遜的圖，『兩匹快馬』。（按圖：一架四發動機的巨型飛機，在一隻扯滿着四檣帆的海船的面前飛過。）」

一個斯文冷靜的孩子，站起來跑過去領他的獎品，那一架模型比蓋爾的略微小一些。

「現在，」隊長說，「這些獎品是賞給那些富有趣味的圖的，

不過他們的技術不能夠像剛才兩個的好。——賞給戴培的圖，「但願有翼」（「這是你了，戴培！」蓋爾悄悄地說。）賞給蘇珊的她的特別的圖，「鳥兒飛到南方去」。

隊長再說下去，提着幾個姓名，一個被喊着的孩子，站起來去接受一張新的一元的鈔票。

「你們可以在前面走廊的佈告板上，看到那些得獎的圖畫，」伊美士小姐說，「現在你們可以到你們的教室裏去了。」

十三 難題的解決

蓋爾對於他的獎品，整天快活着，這飛機模型飛起來是太漂亮了，但是他被每一個學友妒忌着。

「你知道，」他對戴培說，「我是非常的驚異，我毫沒有想到這一張有趣的圖，居然會真的競賽得勝。」

「你的驚異不會像我所有的，」戴培說，「我始終想得勝的是我的爸爸的標題，不是我的圖畫，無論如何，我有的是錢，你有的是飛機模型，爲什麼還要發愁？」

「我也想我們也許不需要。」蓋爾說。

當他第二天到學校裏去的時候，他發見同學們分裂成兩派：一部分是曾經投蓋爾的票的，一部分還是選舉馬遜的。他們宣稱着那是不公正。

「馬遜畫了一張真的圖，蓋爾只是畫了一張卡通，」他們說，「一張卡通是不能贏得第一名獎的。」

一小羣，一小羣的同學散立着，有在走廊裏談論，有的在運動場上談論。從前和他有着友誼的，現在彼此都不交談。

蓋爾很不快樂。

「如果你們真的以爲我不應該得第一名獎的，那麼，我願意去給馬遜。」他說。

馬遜也不快樂了。

「我想那是十分的公平，我願意你別這樣地大驚小怪。」他說。但是議論發動以後，是萬難停止的。這樣一直下去，感情漸漸地更加惡劣起來。

到了最後，一天早晨早餐時，蓋爾說他不願意到學校裏去了。

「爲什麼，蓋爾？」媽媽問，「你是歡喜學校的。」

「我再不要，」蓋爾說，「自從那些小孩子開始說我得到獎品是並不公正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我覺得這是錯誤的，」爸爸不快活地說，「讓我去和那伊美士小姐談一下。」

「我請你不要這樣，」蓋爾嘆着，「那只有越弄越糟，教師們是討厭着家屬有什麼事情去麻煩他們的。」

「這件事情你做起來，」媽媽說，「是要航空之友社召集一個會議，把這件事情放在他們面前，當一個會員有困難的時候，團體不能幫助他，這團體還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那麼，今天我可以留在家裏嗎？」

「不，」爸爸說，「這是太卑怯！不要這樣做，蓋爾，無論如

何，這使你得不到什麼。」

蓋爾還是到學校裏去。

這天下午，航空之友社開了一個時間很長，事情又很緊要的會議，他們議決這件事情的解決，還是在下次會議時，請隊長一同來討論的好。

戴培，威克，和蘇珊回到隊長的家裏去。

威克對於社務現在是極度的熱心，因為別的會員們都說他的那大幅的圖畫，雖然不能夠獲獎，但有很好的競賽道德。

隊長很用心地聽着航空之友社的社友所說的一些什麼話。

「不要憂愁，」他說，「我要使蓋爾獲得一個公正。像這樣十足愚笨的事情，怎麼能夠讓它發生而且一直繼續下去，造成亂子，

永不得安寧。大人們是常常惹出什麼事件來，孩子們不應該這樣年幼就發動。」

第二天早晨的集會上，孩子們看到隊長又站在講台上，都驚奇不止。在伊士美小姐宣布他有什麼事要講以後，隊長就走向前面，站着，一隻手放在口袋裏，注視着孩子們，一分鐘過去了，他什麼也沒有講——好一會兒他才說：

「一個報告來到我那邊，在這學校裏的一部分人，對於我的獎品的判決，他們抗議着，可是不是？」

寂靜。

「說出來，」隊長說，「你們是不是想那獎賞是不公正嗎？」
六年級的一個學生站了起來，「我們想第一名獎不應該賞給一

張卡通的。」他說。

「假使就是這一點，」隊長說，「我可以很容易指出你的錯誤來。卡通有它自己很大很重要的地位：當歐洲大戰時，卡通使得國民願意去作戰；在現在，卡通還做着它的一部分的工作，去保持國民的戰鬥精神。二者間由你去選擇——你們是投蓋爾的票的，他比馬遜多着六票。但在選舉之後，還有糾紛，假使所有的國民，他們在票選了失敗的一方面以後，便集合起來騷動着，這對於選舉是不道德，我想你們的行爲是缺乏競賽精神。」

又寂靜了幾分鐘。

「你們中間有多少人願意有理性地，有常識地讓這件事情完全解決？」隊長問，他微笑着望着孩子們，「怎麼樣？」

一家人都飛去了

九二

每一隻手高舉着。

蓋爾坐在戴培的旁邊，嘆着一口安慰的氣。

戴培轉過身來，對着他露齒笑着。「我猜想這使他們確定了，他說，「你不會再有煩惱了，蓋爾。」

十四 一家人都飛去了

自從熱鬧的競賽以來，又過了一個月了。

「蓋爾和蘇珊，」爸爸說，「我已經預備帶着你們飛了。」

「我怎麼樣？」媽媽問。

「你，也是，」爸爸說，「只有你不曾因為我的生活像孩子們煩惱着。祖母如果願意，她也可以去。」

「不，真的！」祖母說，「我也要去等候着你們。」

「我也是，」祖父說，「但是關於飛行——」

在星期六的午飯之後，一家人全坐進汽車，那地位是十分緊窄了，特別是蓋爾和蘇珊還要帶着兩條狗。

「我們不能帶着門司去，」蘇珊說，「倘若我們把路司丟在家裏，它是不歡喜的。」

所以，他們一起去。路司靜靜地坐在蓋爾的膝上，門司弔在前窗旁邊，大聲地吠着。汽車開着，常常使得門司大大的快樂，並且沒有一個人能夠制服它停止着狂吠。

「它是坐飛機最好的一個！」媽媽說着，用她的手放在門司的鼻子旁邊，並且看看她的手是否放在那上面。

「它可以像在地面上一樣地百無禁忌。」蓋爾說。

「它是可以。」爸爸說。

他們到了飛機場。

「它在那裏！」蓋爾喊叫着。

「它在那裏！」蘇珊喊叫着。

那架白色的飛機已經停留在場地上了，門可吠得比以前更響。

「現在，」爸爸說：「這事情怎麼樣辦？我每次只能帶飛一個，誰願意第一個飛？——媽媽？」

「假使她願意去，讓她先去。」蘇珊有禮貌地說。

「我願意讓孩子們先飛，」媽媽說，「他們對於這件事已經等待了好幾個星期了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必須要用下錢的方法，來推定這第一個飛行的機會。」爸爸說着，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銀幣來。

「頭（正面的意思——譯者）！」蘇珊說。

「尾（背面的意思——譯者）！」蓋爾說。

那是頭。

「跑過來，蘇珊！」爸爸說。

蘇珊對着蓋爾看看。

「讓他第一個去飛吧，」她說，「他歡喜着驚奇，並且他比我更嗜好着飛機。」

說蘇珊是害怕着第一個去飛，或者她真的十分慷慨，都是不正確的。

蓋爾和爸爸走出去。

家裏的人站在場地的邊上，媽媽和蘇珊握緊了門司和路司的皮帶，門司仍舊吠個不止。

現在蓋爾和爸爸坐在飛機裏了，在場地上滑走，沿着跑道，升起在空中。白色的機翼對照着藍色的天空，美麗極了。

「這使我覺得一切都有趣，」蘇珊說，「我不相信我們是在飛行。」

「這話對於我們不是全對的，」祖母說。

那飛機在場地上空繞了兩圈，然後降落地面。蓋爾跳出機來，跑回到他的家人那裏。

「怎麼樣，蓋爾？」蘇珊問。

「只不過聲音很大！」蓋爾說，「等你去試一下自會明白！」
「我才想起我也要去飛。」祖父說。

「如果你去，那麼我也去。」祖母堅決地說。

「好啊！」蓋爾高叫着。

蘇珊已經走進場地去，爸爸扶着她跨進飛機。

「都好了嗎，蘇珊？你不害怕嗎？」

「一點也不，」蘇珊說，「如果你太把我放在心上——」她放一隻手在爸爸的口袋裏，「我要把我的手放在這兒，——它會覺得——它會覺得——很溫暖的。」

「這是一個好主意，」爸爸同意着。「當一個人飛行的時候，永遠要當心這兩件事，不要冷他的手或者冷他的腳。」他對蘇珊微

一家人都飛去了

九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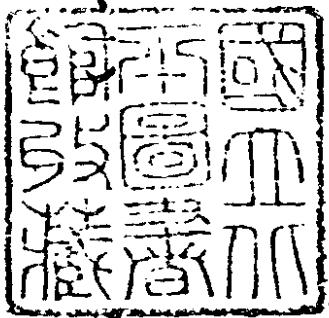
笑着，「這裏我們起飛了。」

飛機又在場地上滑走了。當輪子離開地面，並且他們飛起在空中時，蘇珊不大能夠覺察。她朝着下面望，這大地似乎在他們下面一直掉下去，在場地的旁邊，她望見了她的家人們，他們看上去多麼小呀！那兩條狗好像黑色和黃褐色的玩具。

「真是偉大！」蘇珊說，「飛得再高些，爸爸！讓我們升高去——高去——高去！」

（忠圖字第四〇四號

三三、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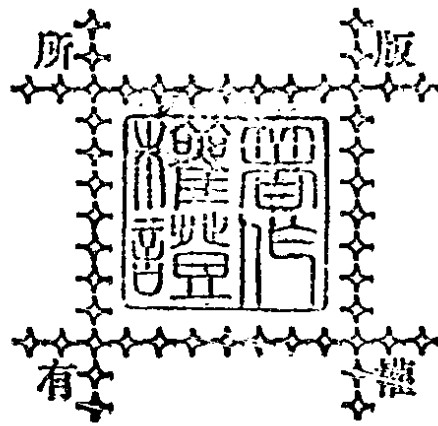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
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

一家人都飛去了 (全一冊)

Wings for Smith Family

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原著者

Alice Derish

譯者

陳伯吹

發行人

顧樹森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

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行處

各埠中華書局

(一三三六二)(滬印)

1 7
7 (2) 801
1)

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圖字第四〇四號



(13362)